



通俗文藝叢書

一 人家

孔厥作詞，張魯配曲

鼓詞

東北書店印行

通俗文藝叢書

一 家 人

孔厥作詞・張魯配曲

—— 鼓 詞 ——

東北書店印行



一家人

1947.10.初版十一佳.5000.

定價 6.0 元

目錄

一 家 人

(備荒彈詞)

作詞 孔厥
配曲 張魯

上 段

(一)

中 段

(八)

下 段

(110)

一家人（備荒彈詞）

作詞 孔厥
配曲 張魯

上 段

手拿三弦坐定身

彈彈唱唱說古今

不說前朝後代事

單說邊區一家人

這一家，姓馬。父親馬老漢，兒子馬鐵蛋，媳婦張小蘭。自從鬧革命翻了身，就過好光景，一家三口，倒也安相無事。却說今年春末夏初，三口子嚶嚶嚶起了矛盾！什麼由緣？聽我從頭說來！

那一天：

日落西山天邊紅

馬鐵蛋收工回家中

叫聲火！

路上我遇見鄉長來

通知咱黑裏去開會

父親問：『開什麼會？』他說：『開備荒會。』『什麼備荒會？』『嚇！備荒備

荒，說是要防備荒年呢！』

鐵蛋心中不相信

備荒真是亂彈琴

年年風調雨又順

秋夏一滿好收成

那怕春上雨水少

不信就會跌年成

究竟老年人有經驗，與後生家不同。他父親，一解下備荒，就很合意，說：『備荒備荒，可得好好兒備荒咧！』

父親年老見識高

他說備荒很重要

今年開春雨水少

種下莊稼不出苗

夏田已經沒指望

就是秋田也難保

『噯！什麼難保不難保！我鐵蛋就不信！天還能長不下雨哩？』

馬老漢本是快活人

聽了此話他笑盈盈

好娃你說話太任性

要知道日月不由人

『嚇！看你老人家！又來訓我了！各人眼窩歇麼！剛才還晴，現在天陰陰的，就快下雨呢！』父親說：『天晴下雨哩，老和尚嫁女哩，一滿沒道理！』鐵蛋說：『你看麼，雨就來哩！』父親說：『鐵蛋，不頂事的！』

常言道：

女窮莫望娘家人 天旱莫望圪塔雲

天天是火燒太陽紅又紅 來一陣輕風細雨有何用

『呵呀！你，老眼昏花哩！什麼圪塔雲，不見那邊黑雲蓋過來，大雨來咧！』父親上前一看，果然！

但見那：

天又昏來地又暗 嘩啦啦響雷又打閃

猛一陣暴風大點子雨 下得地動天搖好危險

鐵蛋心中暗好笑 你說雨小你就看

老漢天天盼下雨 天天望得頸子酸

今天猛然下大雨 喜得笑了一滿面

後窰媳婦張小蘭 聽得下雨也喜歡

年輕的脚步快如飛 一跑跑到大門前

說：好老天！

你今下的不是雨 下的是饑饉下的是麵

『慢着慢着！』老漢說，『我看這雷雨，怕一陣就過去呢！』果然，只一會已經

風消雲散沒影踪

雨過天晴一場空

唉！

媳婦走回後密去

老漢心中好煩悶

馬老漢，起脚尖，用手攔在眉毛上，仔細觀望。『啊！那線火燒雲上，帶着黑氣，雨還有呢！』鐵蛋說：『可不是我是說，年成保險跌不了！那一陣黑氣，雨可多哩！』氣得馬老漢直指着鐵蛋：『你你這畜生，什麼黑氣哩？白氣哩？你解下個屁哩！』『噢！你自己說有雨麼！』『我說有雨，誰說跌不了年成！』『哈呀！有雨還跌年成！』『哦！有雨就不跌年成，事到如今，那怕連下幾天普雨，也遲不了，穀子的收成要打折扣，麥子早愁勢，半個年成已經跌定了。你還不信？』『我就不信！』『你真不信？』『我真不信！』『啊呀，這小昏蛋一滿主觀主義呢！』

想我老漢六十三

總比你小子有經驗

我遭遇幾回大災荒

我死去活來好幾番

不說光緒二十六年

單說民國十三年

本來春雨貴如油

那年春雨下的遍

春上雨多有何用

入伏以後大荒旱

好好的莊稼全晒焦

餓死的人兒數不完

春上雨多還荒年

春上雨少更兇險

再說民國十七年

你娃出世才三年

那一年也是雨水少

六七月有雨好喜歡

終說是莊稼得了救

誰知道災難在後邊

自古道：

莊稼收到場上才一半

不到囤裏不保險

那一年八月十二日

早晨忽然天氣寒

遍地莊稼皆凍死

猛跌下年成好悽慘

男人死了千千万

女人死了萬萬千

咱賣掉你大姊和二姊

這才救了你這小昏蛋

你今一頓要吃三大碗

荒年你只好餓成個死圪蛋

『啊呀，大！你越說越不成話了，莫說三大碗，那怕四大碗五大碗，九大碗十大碗，我都吃得過去！這幾年，毛主席領導咱，發展了生產，小囤裏圪堆大囤裏滿，遭了年饑，也不愁沒吃的！』

好你娃咧！

從來不怕年饑頭

只怕熬不過年饑尾

更怕一連二年荒

那就誰都保不住

你是眼睛看鼻子

飽時不知餓時飢

鴿子落在灰堆裏

灰的日子在後哩。

啊呀！

好你大哩少『日怪』

我鐵蛋聽得不能耐

哦！

你不能耐又怎樣

你敢把老人怎麼樣

啊呀！

我能把你怎麼辦

看你說話理不端

你這不孝的小昏蛋

我真想打你兩烟管

你要是打我兩烟管

我開會與你把賬算

你一句來我一言

父子二人吵翻天

後窰出來個張小蘭

急忙忙上前把話勸

『好鐵蛋哪！嚷啥哩甚麼！人口上有毒呢，荒年荒年能亂說的？咱邊區全憑毛主席

宏福大，年年好收成。』

『有了毛主席就荒不了年！』馬老漢一聽，氣上加氣！

說的無意是張小蘭，聽得有心是馬老漢，他想：

我兒子不信會荒年

多嘴個媳婦又來煽

婆姨漢到究一條心

聯合起來搗我的蛋

『叫聲媳婦，遭下年饑怎辦？』『噯！公公！怕啥咧！真的遭了年饑，有政府扶濟麼！邊區救了多少災難民，怕還會餓死呢？』小蘭說畢，對鐵蛋一看，啊！不好！

鐵蛋心中正氣悶

與他老人吵不清

婆姨又來胡插嘴

說話一滿沒理論

氣得鐵蛋臉通紅

罵一聲婆姨受批評

你頭一個缺點是講迷信

你二一個缺點是靠旁人

張小蘭倒吃了一驚！心想：你說不會荒年，我也說不會荒年，你說荒了不怕，我也說荒了不怕，咱兩個一樣樣兒，婆姨漢正好一對對兒，還是我順了你，我錯了！

叫聲鐵蛋沒眼睛

胡吆亂喝罵好人

看你眉眼算個甚

真是一個魔（毛）鬼神

鐵蛋說：

魔鬼神就是魔鬼神

不像你圪塔塔舊腦筋

我說不荒是看天時

你說不荒是講迷信

我說不怕是有餘糧

你說不怕是靠旁人

好！

我是一坨塔舊腦筋

你爲啥娶我這壞女人

花紅轎子抬得來

抬來了一坨塔舊腦筋

你罵我來我罵你

婆姨漢兩個吵不停

老漢氣得翹鬍子

唉呀！

備荒備成這樣子

兩個娃都不是好東西

害得我老漢一肚子氣

今黑裏開會要提出

我老漢年紀六十三

吃不消那樣一股子氣

叫他們衆人評評理

中段

吃罷晚飯，父子二人，開會去了。媳婦不放心：他二人，臨走還吵吵嚷嚷，說要在大會上鬭爭呢！啊呀不好！他們會鬭爭啥樣子！她趕忙作開事情，扣上門了跑去看個究竟。

竟！

三步併作兩步跨

一陣來到村長家

村長密裏正開會

炕上鄉長正說話

張小蘭站在密門前

眼光就在人羣裏轉

但見公公坐炕上

丈夫『圪蹴』在後邊

生氣的公公氣滿面

發怒的丈夫兇着臉

他二人安下了鬭爭的心

急得小蘭心不安

但聽鄉長說：『事情不簡單！今年，麥子穗勢了，秋田呢，有的還沒種，種下的不出苗，眼看跌下『二禍』了！就是雨即時下透，他已經遭下半個年饑，要再一半個月下不飽塲，那就『民國十七年』啦！切本要太平觀念，沒啥，沒啥！年成麼，誰敢保險呢？像民國十七年上，餓死人無數，到究竟是有啥咧？沒啥咧。』他說中了大家的心窩，衆人都笑了！

鄉長說話有道理

馬老漢聽了最同意

密門口媳婦看得清

公公臉上很得意

他回頭對兒子瞅一眼

不料生氣的兒子避轉臉

哈，這媳婦面顏燒起來了！她聽鄉長說到：『這是迷信！毛主席又不能呼風喚雨，

荒年，它能叫它不荒？不過毛主席，好領導，叫咱們努力生產，操心節省，早早準備好，就保險餓不死人了！講迷信就不準備。荒年可不要餓死！」衆人說：「話是對着咧！」鄉長笑着說：「不過，咱們背地說句悄悄話，我的迷信就沒徹底打倒呢！不曉得，總有那麼一點點！」大家：「哈哈！真的！總還有一點點！」鄉長說：「這不好！」

一點點是一點點

迷信實在討人厭

爲了迷信誤大事

要打倒迷信不留一點

鄉長又說：「開初我盤算，荒年麼，不能普天下都荒咧？如今咱毛主席，領導十幾個邊區，這裏遭災，還不從旁處運糧來救濟？」衆人說：「對咧麼！」鄉長說：「這是知其一，不知其二——」

今年真是壞天年

開春來：

不光咱邊區遭荒旱

陝西山西山東……

都缺雨

好多國民黨地區也受旱

十幾個邊區在前方

比咱邊區更艱難

他們有心幫咱們

缺少糧食難上難

頑固派見咱遭年成 說不定趁火打劫來搗亂

因此上：

高司令林主席下命令 防備災荒快動員

『俗語說的好：指親戚，靠隣里，耽擱自己！倒不如趁早自己動手，準備好！』衆人說：

『對！』

鄉長道理講得清 馬老漢聽了喜在心
回頭又把兒子看 看他相信不相信

想不到：

鐵蛋對他瞪眼睛 氣得老漢眼睛瞪
轉身就把鄉長叫 我老漢有話說分明
誰要是不同備荒的意 叫他說出理由來大家評

鐵蛋想：呵呀，這分明是撩逗我！

鐵蛋一時氣紅臉 急壞了門外張小蘭
父子二人鬭爭起 她在窗外不好勸
鐵蛋已經發了言

他說：

衆人聽我有意見

『什麼意見？毬！』

『我一不迷信觀念，二不依靠主義，三，三，三，『三什麼？』『毬？三就是。春上雨水少，年成跌了，不過是跌得輕重緣由，總是跌了，這我同意！』馬老漢又好氣，又好惱：『那你還有什麼不同意？』鐵蛋起火說：『你不要用餓死人來吓唬我！我就不信！毛主席領導咱，生產好，那家沒餘糧？窖的，囤的，家裏，山裏，悄悄兒藏着呢！年饑年饉，總不至餓死人！』衆人說：『哈呀！好鐵蛋！看你說的？』

後生家到究沒經驗

估計事情不週全

不知道天多高來地多厚

就說沒糧可以度荒年

他的話語沒說完

好多人搶着發意見

這個說：

餘糧有多也有少

老戶新戶不一般

移難民才來一二年

糧食不是吃不完

那個說：

年饉頭上有餘糧

年饉尾上早吃完

有錢買不到吃的糧

餓死人兒怎麼辦

衆人說：

到那時候沒糧吃 只好吃他馬鐵蛋

啊呀！小小一個馬鐵蛋還够人吃哩？

鄉長聽了哈哈笑 鐵蛋聽了好氣惱

張小蘭聽了臉發燒 他又好氣來又好惱

獨有馬老漢，臉上很憂愁，叫聲：『兒啊！你是不知道！還記得，你三歲那年，遭了災荒，村裏連牲靈雞鴨都殺光了，幾十里聽不見雞叫驢嘍！我們糠吃完了，就吃苦菜，麥衣（魚）兒，瓜蔓，榆樹皮，柳葉，豌豆秧……………唉！別的不用提，豌豆秧秧可不是人吃的！實在苦得惡呢！』馬老漢說着，眼睛紅了。

想當年：

草草葉葉全吃光

牛糞人糞當口糧

有人就找軟石吃

吃了墜得命喪亡

逃難的人兒千千万

一個個餓死在路旁

有的半死又半活

頭兒垂在肩膀上

『向過路的人哀求：老人家！你把我引上……唉！誰引呢？』
前溝石板大橋下 當年有個黑水坑